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戴礼记

 **eBOOK**
网络资源 中国版

大戴礼记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闲居，曾子侍。孔子曰：“参，今之君子，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间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于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曾子起曰：“敢问：何谓‘主言’？”孔子不应。曾子惧，肃然捭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孙也，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也。”

孔子不应，曾子惧，退负序而立。孔子曰：“参！女可语明主之道与？”曾子曰：“不敢以为足也，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

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是故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主之道也。”

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可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麈曰：“参！女以明主为劳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主奚为其劳也？昔者明主关讥而不征，市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此六者取财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节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费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则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悫、女懂、妇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诸天下而不窳，内诸寻常之室而不塞。是故圣人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而民弃恶也如灌。”

曾子曰：“弟子则不足，道则至矣。”孔子曰：“参！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别地以州之，分属而治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时考之，岁诱贤焉，则贤者亲，不肖者惧；使之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贤举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保子之见慈母也。上下之相亲如此，然后令则从、施则行。因民既迓者说，远者来怀。然后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十寻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为畜积衣裘焉，使处者恤行者有兴亡。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至，朝覲于王。故曰：无市而民不乏，无刑而民不违。毕弋田猎之得，不以盈宫室也；征敛于百姓，非以充府库也；慢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信可复，其迹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时春夏秋冬夏。其博有万民也，如饥而食，如渴而饮，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热冻寒，远若迓；非道迓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主之守也，折冲乎千

里之外’，此之谓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数；既知其数，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天下之士说，则天下之明誉兴。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后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衽席之上乎还师’。”

哀公问五义第四十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对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哀公曰：“然则今夫章甫、句屨、绅带而搢笏者，此皆贤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简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于饮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

哀公曰：“善！何如则可谓庸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选贤人善士而托身焉，以为己忧。动行不知所务，止立不知所定；日选于物，不知所贵；从物而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政，心从而坏；若此，则可谓庸人矣。”

哀公曰：“善！何如则可谓士矣？”孔子对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

哀公曰：“善！何如则可谓君子矣？”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己，而不害不志；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谓君子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圣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霓，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

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礼？”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也：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算，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则安其居处，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

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也，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社稷、宗庙之主，君何谓已重乎？”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以谓已重焉？”

礼者，政之本与！”孔子遂有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则忤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

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公曰：“敢问：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名也已。”

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身。”

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

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

西东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也，是天道也；无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烦，子识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闻是言也，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礼三本第四十二

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德之本也。

郊止天子，社止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也。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者流泽光、积薄者流泽卑也。

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饮食之本也。

大飨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絜大羹而饱乎庶羞，贵本而亲用。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夫是谓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

利爵之不啐也，成事之俎不尝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

大昏之未发齐也，庙之未纳尸也，始卒之未小敛也，一也。

大路车之素幘也，郊之麻冕也，丧服之先散带也，一也。

三年之哭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县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也，一也。

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佚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

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倡，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贷之则丧。

礼察第四十六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犹防与？夫礼之塞，乱之所从生也；犹防之塞，水之所从来也。

故以旧防为无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礼众矣。

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然如曰礼云礼云，贵绝

恶于未萌、而起信于微眇，使民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之谓也。

为人主计者，莫如安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安危之萌，应于外。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然，不可不察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或导之以德教，或欧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欧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哀戚。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我以为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则如汤武能广大其德，久长其后，行五百岁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余年，即大败之。此无佗故也，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之千里。”取舍之谓也。然则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

问：“为天下如何？”曰：“天下，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而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所置尔。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育，被蛮貊四夷，累子孙十余世，历年久五六百岁，此天下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恶如仇讎，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夫用仁义礼乐为天下者，行五六百岁犹存；用法令为天下者，十余年即亡；是非明大验乎？人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妄言。’今子或言礼义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观之乎？”

夏小正第四十七

正月：

启蛰。

言始发蛰也。

雁北乡。

先言雁而后言乡者，何也？见雁而后数其乡也。乡者，何也？乡其居也，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居？生且长焉尔。“九月遯鸿雁”，先言遯而后言鸿雁，何也？见遯而后数之，则鸿雁也。何不谓南乡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谓南乡。记鸿雁之遯也，如不记其乡，何也？曰：鸿不必当小正之遯者也。

雉震响。

震也者，鸣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响，相识以雷。

鱼陟负冰。

陟，升也。负冰云者，言解蛰也。

农纬厥耒。

纬，束也。束其耒云尔者，用是见君之亦有耒也。

初岁祭耒始用 。

初岁祭耒，始用 也。 也者，终岁之用祭也。其曰“初”云尔者，言是月始用之也。

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囿有见韭。

囿也者，园之燕者也。

时有俊风。

俊者，大也。大风，南风也。何大于南风也？曰：合冰必于南风，解冰必于南风；生必于南风，收必于南风；故大之也。

寒日涂冻涂。

涂也者，变也，变而暖也。冻涂也者，冻下而泽上多也。

田鼠出。

田鼠者，嗛鼠也，记时也。

农率均田。

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农夫急除田也。

獭献鱼。

獭祭鱼，其必与之献，何也？曰：非其类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后食之。“十月豺祭兽”，谓之“祭”；“獭祭鱼”，谓之“献”；何也？豺祭其类，獭祭非其类，故谓之“献”，大之也。

鹰则为鸩。

鹰也者，其杀之时也。鸩也者，非其杀之时也。善变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则”，尽其辞也。

农及雪泽。

言雪泽之无高下也。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

采芸。

为庙采也。

鞠则见。

鞠者何？星名也。鞠则见者，岁再见尔。

初昏参中。

盖记时也云。

斗柄县在下。

言斗柄者，所以着参之中也。

柳稊。

稊也者，发孚也。

梅、杏、柰桃则华。

柰桃，山桃也。

缙缙。

缙也者，莎随也。缙也者，其实也。先言缙而后言缙，何也？缙先见者也。何以谓之？小正以著名也。

鸡桴粥。

粥也者，相粥之时也。或曰：桴，姬伏也。粥，养也。

二月：

往耜黍，禫。

禫，单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养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

盖非其子而后养之，善养而记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时也，不足喜乐，善羔之为生也而祭之，与羔羊腹时也。

绥多女士。

绥，安也。冠子取妇之时也。

丁亥万用入学。

丁亥者，吉日也。万也者，干戚舞也。入学也者，大学也。谓今时大舍采也。

祭鮪。

祭不必鮪，记鮪何也？鮪之至有时，美物也。鮪者，鱼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时，谨记其时。

荣董、采藜。

董，菜也。藜，由胡；由胡者，藜母也；藜母者，旁勃也。皆豆实也，故记之。

昆小虫抵蚺。

昆者，众也，由魂魄也。由魂魄也者，动也，小虫动也。其先言动而后言虫者。何也？万物至是，动而后着。抵，犹推也。蚺。蚁卵也，为祭醢也。取之则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

来降燕。

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来者何也？莫能见其始出也，故曰‘来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眇也。眇者，视可为室者也。百鸟皆曰巢，穴取与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内也。

剥。

以为鼓也。

有鸣仓庚。

仓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长股也。

荣芸，时有见稊，始收。

有见稊而后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时也，皆若是也。稊者，所为豆实。

三月：

参则伏。

伏者，非亡之辞也。星无时而不见，我有不见之时，故曰伏云。

摄桑。

桑摄而记之，急桑也。

委杨。

杨则苑而后记之。

羊。

羊有相还之时，其类然，记变尔。或曰：，羝也。

则鸣。

，天蝼也。

颁冰。

颁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采识。

识，草也。

妾、子始蚕。

先妾而后子，何也？曰：事有渐也，言事自卑者始。

执养宫事。

执，操也。养，大也。

祈麦实。

麦实者，五谷之先见者，故急祈而记之也。

越有小旱。

越，于也。记是时恒有小旱。

田鼠化为鴽。

鴽，鹞也。变而之善，故尽其辞也。鴽为鼠，变而之不善，故不鴽尽其辞也。

拂桐芭。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时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鸣鸠。

言始相命也。先鸣而后鸠，何也？鸠者鸣，而后知其鸠也。

四月：

昴则见。

初昏南门正。

南门者，星也。岁再见。壹正，盖大正所取法也。

鸣札。

札者，宁县也。鸣而后知之，故先鸣而后札。

囿有见杏。

囿者，山之燕者也。

鸣蜮。

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属也。

王萑秀。

取荼。

荼也者，以为君荐蒋也。

秀幽。

越有大旱。

记时尔。

执陟攻驹。

执也者，始执驹也。执驹也者，离之去母也。陟，升也。执而升之君也。攻驹也者，教之服车，数舍之也。

五月：

参则见。

参也者，伐星也，故尽其辞也。

浮游有殷。

殷，众也。浮游，殷之时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称“有”，何也？有见也。

馐则鸣。

馐者，百鹞也。鸣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时也，是善之，故尽其辞也。

时有养日。

养，长也。一则在本，一则在未，故其记曰“时养日”云也。

乃瓜。

乃者，急瓜之辞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良蜩鸣。

良蜩也者，五采具。

匱之兴，五日翕，望乃伏。

其不言“生”而称“兴”，何也？不知其生之时，故曰“兴”。以其兴也，故言之“兴”。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谓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

启灌蓝蓼。

启者，别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记时也。

鸠为鹰。

唐蜩鸣。

唐蜩者，匱也。

初昏大火中。

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

煮梅。

为豆实也。

蓄兰。

为沐浴也。

菽糜。

以在经中，又言之时，何也？是食矩关而记之。

颁马。

分夫妇之驹也。

将闲诸则。

或取离驹纳之法则也。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见斗柄之不正当心也，盖当依依尾也。

煮桃。

桃也者，柰桃也；柰桃也者，山桃也；煮以为豆实也。

鹰始挚。

始挚而言之，何也？讳杀之辞也，故言挚云。

七月：

秀藿葍。

未秀则不为藿葍，秀然后为藿葍，故先言秀。

狸子肇肆。

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杀也。

湟潦生苹。

湟，下处也。有湟，然后有潦；有潦，而后有苹草也。

爽死。

爽也者，犹疏也。

莽秀。

莽也者，马帚也。

汉案户。

汜也者，河也。案户也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

寒蝉鸣。

寒蝉也者，蜩也。

初昏织女正东乡。

时有霖雨。

灌荼。

灌，聚也。荼，藿苇之秀，为蒋褚之也。藿未秀为莢，苇未秀为芦。

斗柄县在下则旦。

八月：

剥瓜。

畜瓜之时也。

玄校。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绿色然，妇人未嫁者衣之。

剥枣。

剥也者，取也。

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后取之，故不言剥也。

丹鸟羞白鸟。

丹鸟者，谓丹良也。白鸟，谓闽蚘也。其谓之鸟，何也？重其养者也。有翼者为鸟。羞也者，进也，不尽食也。

辰则伏。

辰也者，谓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

鹿人从。

鹿人从者：从，群也。鹿之养也离，群而善之。离而生，非所知时也，故记从、不记离。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从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内率之也。

鷩为鼠。

参中则旦。

九月：

内火。

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遣鸿雁。

遣，往也。

主夫出火。

主以时纵火也。

陟玄鸟蛰。

陟，升也。玄鸟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后言“蛰”，何也？陟而后蛰也。

熊、黑、貉、貉、鼯、鼯则穴，若蛰而。

荣鞠树麦。

鞠，草也。鞠荣而树麦，时之急也。

王始裘。

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时也。

辰系于日。

雀入于海为蛤。

盖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

豺祭兽。

善其祭而后食之也。

初昏南门见。

南门者，星名也，及此再见矣。

黑鸟浴。

黑鸟者，何也？乌也。浴也者，飞乍高乍下也。

时有养夜。

养者，长也；若日之长也。

玄雉入于淮，为蜃。

蜃者，蒲卢也。

织女正北乡，则旦。

织女，星名也。

十一月：

王狩。

狩者，言王之时田也，冬猎为狩。

陈筋革。

陈筋革者，省兵甲也。

豳人不从。

不从者，弗行。

于时月也，万物不通。

陨麋角。

陨，坠也。日冬至，阳气至，始动，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陨，记时焉尔。

十二月：

鸣弋。

弋也者，禽也。先言“鸣”而后言“弋”者，何也？鸣而后知其弋也。

元驹贲。

元驹也者，蚁也。贲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纳卵蒜。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纳者，何也？纳之君也。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设罔罟者也。

陨麋角。

盖阳气旦睹也，故记之也。

保傅第四十八

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惟非甚相远也，何殷周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之礼，使士负之。有司参夙兴端冕，见之

南郊，见之天也。

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时，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顺，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比选天下端士孝悌闲博有道术者，以辅翼之，使之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得当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性，习贯之为常。’此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此五义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学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

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过书，而宰彻去膳。夫膳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膳则死。于是有进膳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史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

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别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鸾和，步中采茨，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礼，彻以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

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善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殷周之前以长久者，其辅翼天子有此具也。

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贵礼义也，所尚者刑罚也；故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计者谓之詖诬；其视杀人若芟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习导非其治故也。

鄙语曰：‘不习为吏，如视已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殷周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如不能从，是不法圣知也。秦世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辞者，是前车覆，而后车必覆也。夫存亡之败，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

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心未疑而先教谕，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理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夫服习积贯，则左右

已；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参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虽有死不能相为者，教习然也。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则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时务也。

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不知国君畜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不察应事之礼，不博古之典传，不闲于威仪之数，诗书礼乐无经，学业不法，凡是其属，太师之任也。天子无思于父母，不惠于庶民，无礼于大臣，不中于制狱，无经于百官，不哀于丧；不敬于祭，不信于诸侯，不诚于戎事，不诚于赏罚，不厚于德，不强于行，赐与侈于近臣，邻爱于疏远卑贱，不能惩忿窒欲，不从太师之言，凡是之属，太傅之任也。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序，声音不中律，进退节度无礼，升降揖让无容，周旋俯仰视瞻无仪，安顾咳唾，趋行不得，色不比顺，隐琴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

天子宴瞻其学，左右之习反其师，答远方诸侯，不知文雅之辞，应群臣左右，不知已诺之正，简闻小诵，不传不习，凡此其属，少师之任也。天子居处出入不以礼，冠带在服不以制，御器在侧不以度，纵上下杂采不以章，忿怒说喜不以义，赋与集让不以节，凡此其属，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乐而湛，饮酒而醉，食肉而馐，饱而强，饥而怵，暑而暍，寒而嗽，寝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后。天子自为开门户，取玩好，自执器皿，亟顾环面，御器之不举不藏，凡此其属，少保之任也。号呼歌谣，声音不中律。宴乐雅诵，送乐序；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大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

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干，皆慎始敬终云尔。素诚繁成，谨为子孙，娶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曰：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名以其母，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

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缦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师吹铜曰：声中其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后卜名。上无取于天，下无取于墜，中无取于名山通谷，无拂于乡俗，是故君子名难知而易讳也；此所以养恩之道。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在衡为鸾，在轼为和，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声曰和，和则敬，此御之节也。上车以和鸾为节，下车以佩玉为度；上有双衡，下有双璜、冲牙、玼珠以纳其间，琺瑯以杂之。行以采茨，趋以肆夏，步环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

古之为路车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椽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辐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鸾和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此巾车之道也。

周后妃任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

成王生，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成王有知，而选太公为师，周公为傅，此前有与计，而后有与虑也。是以封泰山而禅梁甫，朝诸侯而一天下。犹此观之，王左右不可不练也。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夫差以见禽于越。文公以晋国霸，而厉公以见杀于匠黎之宫。威王以齐强于天下，而简公以弑于檀台。穆公以显名尊号，二世以刺于望夷之宫。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

故成王处襁抱之中朝诸侯，周公用事也。武灵王五十而弑沙丘，任李也。齐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再为义王；失管仲，任竖刁、狄牙，身死不葬，而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而削地复得。赵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国人独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复。齐有田单，襄王得其国。由是观之，无贤佐俊仕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之有也。

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臣。得民心者民从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文王请除炮烙之刑而殷民从，汤去张网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赧旧冢而吴人服，以其前为慎于人也。

故同声则异而相应，意合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趋之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桓公，七十言说乃听，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也。

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 患之，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吊，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卫国以治，史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

纣杀王子比干，而箕子被发阳狂，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以族从，自是之后，殷并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与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燕支地计众，不与齐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至于此者，由得士也。故无常安之国，无宜治之民，得贤者安存，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知恶古之危亡，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则未有异于却走而求及于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兴微子之后，而封比干之墓，夫圣人之于当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

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闲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

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

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

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身言之，后人扬之；身行之，后人乘之；君子终身守此惓惓。

君子不绝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

君子祸之为患，辱之为畏，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终身。

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

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

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

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两问则不行其难者。

君子患难除之，财色远之，流言灭之，祸之所由生自熒熒也，是故君子夙绝之。

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

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过而不补也，饰其美而不伐也，伐则不益，补则不改矣。

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

君子义则有常，善则有邻；见其一，冀其二；见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于人也。

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忠矣。

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径，亦可谓知矣。

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惕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

可言而不信，宁无言也。君子终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终身为罪。

君子乱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远日益云。众信弗主，灵言弗与，人言不信不和。

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辞，不陈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

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弗与也。君子多知而择焉，博学而算焉，多言而慎焉。

博学而无行，进给而不让，好直而徑，俭而好者，君子不与也。

夸而无耻，强而无惮，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与也。

亟达而无守，好名而无体，忿怒而为恶，足恭而口圣，而无常位者，

君子弗与也。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于仁矣。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者乎？吾无望焉耳！

出入不时，言语不序，安易而乐暴，惧之而不恐，说之而不听，虽有圣人，亦无若何矣。

临事而不敬，居丧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则吾无由知之矣。

三十、四十之闲而无蓺，即无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矣；七十而无德，虽有微过，亦可以勉矣。

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

少称不弟焉，耻也；壮称无德焉，辱也；老称无礼焉，罪也。

过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耻也；慕善人而不与焉，辱也；弗知而不问焉，固也；说而不能，穷也；喜怒异虑，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诬也；非其事而居之，矫也；道言而饰其辞，虚也；无益而食厚禄，窃也；好道烦言，乱也；杀人而不戚焉，贼也。

人言不善而不违，近于说其言；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

人言善而色蕙焉，近于不说其言；不说其言，殆于以身近之也；殆于以身近之，殆于身之矣。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则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见者占其隐者。故曰：听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观说之流，可以知其术也；久而复之，可以知其信矣；观其所爱亲，可以知其人矣。

临惧之，而观其不恐也；怒之，而观其不愠也；喜之，而观其不诬也；近诸色，而观其不踰也；饮食之，而观其有常也；利之，而观其能让也；居哀，而观其贞也；居约，而观其不营也；勤劳之，而观其不扰人也。

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能也；色勿为，不可能也。色也勿为，可能也；心思勿为，不可能也。

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

仁者乐道，智者利道，愚者从，弱者畏。不愚不弱，执诬以强，亦可谓弃民矣。

太上不生恶，其次而能夙绝之也，其下复而能改也。复而不改，殒身覆家，大者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战战，亦殆勉于罪矣。

是故君子为小由为大也，居由仕也，备则未为备也，而勿虑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由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

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立也。

居上位而不淫，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先忧事者，后乐事；先乐事者，后忧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战战唯恐不能；诸侯日旦失其四封之内，战战唯恐失损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战战唯恐不能胜；庶人日旦思其事，战战唯恐刑罚之至也。是故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

君子之于子也，爱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导之以道而勿强也。

宫中雍雍，外焉肃肃，兄弟信信，朋友切切，远者以貌，近者以情。

友以立其所能，而远其所不能，苟无失其所守，亦可与终身矣。”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痹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孝子恶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兴焉，故恶言不出于口，烦言不及于己。

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专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

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者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

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

尽力无礼，则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则不入也。是故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着心于此，济其志也。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过；不可人也，吾辞其罪’诗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辞也。‘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言不自舍也。不耻其亲，君子之孝也。

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

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

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谓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故烹熟鲜香，尝而进之，非孝也，养也。

君子之所谓孝者，国人皆称愿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宣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

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孝有三：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

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谓礼终矣。”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伤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问曰：“夫子伤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忧色。故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举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草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爱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辨；争辨者，作乱之所由兴也。由己为无咎，则盗；由己为贤人，则乱。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

单居离问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为己望也；兄事之，不遗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养之内，不养于外，则是越之也；养之外，不养于内，则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内外养之也。”

单居离问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时也。弟之行若中道，则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则兄事之，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

曾子曰：“夫礼，大之由也，不与小之自也。饮食以齿，力事不让，辱事不齿，执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趋翔周旋，俛仰从命，不见于颜色，未成于弟也。”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今之所谓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强立之，天下无道，故若天下有道，则有司之所求也。

故君子不贵兴道之士，而贵有耻之士也；若由富贵兴道者与？贫贱，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贫贱兴道者与？富贵，吾恐其赢骄也。夫有耻之士，富而不以道则耻之，贫而不以道则耻之。

弟子！无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妇相会于廡阴，可谓密矣，明日则或扬其言矣；故士执仁与义而明行之，未笃故也，胡为其莫之闻也。杀六畜不当，及亲，吾信之矣；使民不时，失国，吾信之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是故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君子之为弟也，行则为人负，无席则寝其趾，使之为夫人则否。近世无贾，在田无野，行无据旅，苟若此，则夫杖可因笃焉。

富以苟，不如贫以誉；生以辱，不如死以荣。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视死若归。父母之讎，不与同生；兄弟之讎，不与聚国，朋友之讎，不与聚乡，族人之讎，不与聚邻；良贾深藏若虚，君子有盛教如无。”

弟子问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则可以达矣？”曾子曰：“不能则学，疑则问，欲行则比贤，虽有险道，循行达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贤，耻不知而又不问，欲作则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终其世而已矣，是谓穷民也。”

曾子门弟子或将之晋，曰：“吾无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谓之友；无知焉，谓之主。且夫君子执仁立志，先行后言，千里之外，皆为兄弟，苟是之不为，则虽汝亲，庸孰能亲汝乎？”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曰：“君子进则能达，退则能静。岂贵其能达哉？贵其有功也。岂贵其能静哉？贵其能守也。夫唯进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进退，有二观焉。故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得志，不安贵位，不怀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则君子之义也，有知之，则愿也；莫之知，苟无自知也。

吾不仁其人，虽独也，吾弗亲也；故君子不假贵而取宠，不比誉而取食。直行而取礼，比说而取友；有说我则愿也；莫我说，苟吾自说也。

故君子无悒悒于贫，无勿勿于贱，无憚憚于不闻；布衣不完，疏食不饱，蓬户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无欣欣，不知我，吾无悒悒。

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见逐，智之见杀，固不难；诘身而为不仁，宛言而为不智，则君子弗为也。君子虽言不受，必忠，曰道；虽行不受，必忠，曰仁；虽谏不受，必忠，曰智。天下无道，循道而行，衡涂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此则非士之罪也，有士者

之羞也。

是故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则得而有之，人徒之众，则得而使之，舜唯以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将说富贵，必勉于仁也。昔者，伯夷、叔齐，仁者也，死于沟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济之间，非有土地之厚、货粟之富也，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是故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曰：“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土；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则秉德之士不 矣。

故君子不 富贵为己说，不乘贫贱以居己尊。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向尔寇盗，则吾与虑。国有道，则突若入焉；国无道，则突若出焉，如此之谓义。

夫有世，义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愤者不见使，正直者则迕于刑，弗违则殆于罪；是故君子错在高山之上，深泽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见耕者五耦而式，过十室之邑则下，为秉德之士存焉。”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华抱足。曾子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汝哉！然而君子之务，尽有之矣；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鹰 以山为卑，而曾巢其上，鱼、鳖、鼃、 以渊为浅，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

亲戚不悦，不敢外交；近者不亲，不敢求远；小者不审，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岁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亲戚既歿，虽欲孝，谁为孝？老年耆艾，虽欲弟，谁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时，其此之谓与？

言不远身，言之主也；行不远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谓之有闻矣。君子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闻，则广大矣，高明广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而已矣。

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几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见好学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见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不见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见孜孜而与来而改者矣！”

曾子天圆第五十八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离！而

闻之，云乎！”单居离曰：“弟子不察，此以敢问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谓之圆，下首谓之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

“且来！吾语汝。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由兴作也。

阴阳之气，各从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霤，阴之专气为霰，霰霤者，一气之化也。

毛虫毛而后生，羽虫羽而后生，毛羽之虫，阳气之所生也；介虫介而后生，鳞虫鳞而后生，介鳞之虫，阴气之所生也；唯人为 匈而后生也，阴阳之精也。

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 虫之精者曰圣人；龙非风不举，龟非火不兆，此皆阴阳之际也。兹四者，所以圣人役之也；是故，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

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

圣人立五礼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和五声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无禄者稷馈，稷馈者无尸，无尸者厌也；宗庙曰刍豢，山川曰牺牲，割列襍瘞，是有五牲。

此之谓品物之本、礼乐之祖、善恶治乱之所由兴作也。’”

武王践阼第五十九

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诸大夫对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昔黄帝颡顛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

王齐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且臣闻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于机为铭焉，于鉴为铭焉，于盥盘为铭焉，于楹为铭焉，于杖为铭焉，于带为铭焉，于履屨为铭焉，于觶豆为铭焉，于户为铭焉，于牖为铭焉，于剑为铭焉，于

弓为铭焉，于矛为铭焉。

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之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之铭曰：“所监不远，视迩所代”。

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口戕口。”鉴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盥盘之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杖之铭曰：“恶乎危？于忿戆。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

带之铭曰：“火灭修容，慎戒必恭，恭则寿。”履屨之铭曰：“慎之劳，劳则富”；觴豆之铭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僇，僇则逃。”

户之铭曰：“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勲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无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

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弓之铭曰：“屈伸之义，废兴之行，无忘自过。”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闲弗忍，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

卫将军文子第六十

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盖受教者七十有余人。闻之；孰为贤也？”子贡对，辞以不知。

文子曰：“吾子学焉，何谓不知也。”子贡对曰：“贤人无妄，知贤则难，故君子曰：‘知莫难于知人’，此以难也。”文子曰：“若夫知贤，人莫不难；吾子亲游焉，是敢问也。”子贡对曰：“夫子之门人，盖三就焉；赐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辩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请问其行也。”

子贡对曰：“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称言不苟，是颜渊之行也。孔子说之以诗，诗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故国一逢有德之君，世受显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

在贫如客，使其臣如借；不迁怒，不探怨，不录旧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众使也，有刑用也，然后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以告之。

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诗云：‘受小共大共，为下国恂蒙。何天之宠，傅奏其勇。’夫强乎武哉，文不胜其质。

恭老恤孤，不忘宾旅，好学省物而不勲，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语之曰：‘好学则智，恤孤则惠，恭老则近礼，克笃恭以天下，其称之也，宜为国老。’

志通而好礼，摈相两君之事，笃雅其有礼节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礼仪三百，可勉能也；威仪三千，则难也。’公西赤问曰：‘何谓也？’孔子曰：‘貌以摈礼，礼以摈辞，是之谓也。’主人闻之以成。孔子之语人也，曰：‘当宾客之事则通矣。’谓门人曰：‘二三子欲学宾客之事者，于赤也。’

满而不满，实如虚，通之如不及，先生难之；不学其貌，竟其德，敦

其言；于人也，无所不信，其桥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称之也。

业功不伐，贵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无告，是颡孙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则犹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则仁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为大也。

学以深，厉以断，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银手如断，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诗云“式夷式已，无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谓不险也。’

贵之不喜，贱之不怒；苟于民利矣，廉于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台灭明之行也。孔子曰：‘独贵独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

先成其虑，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则学，欲知则问，欲善则讯，欲给则豫，当是如偃也得之矣。’

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其闻之诗也，一日三复白圭之玷，是南宫绌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为异姓。

自见孔子，入户未尝越屣，往来过人不履影；开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未尝见齿，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执亲之丧则难能也，开蛰不杀则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则仁也；汤恭以恕，是以日跻也。’此赐之所亲睹也，吾子有命而讯，赐则不足以知贤。”文子曰：“吾闻之也，国有道则贤人兴焉，中人用焉，百姓归焉。若吾子之语审茂，则一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贡既与卫将军文子言，适鲁，见孔子曰：“卫将军问二三子之行于赐也，不一而三，赐也辞不获命，以所见者对矣；未知中否，请尝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贡以其质告。孔子既闻之，笑曰：“赐，汝伟为知人，赐！”子贡对曰：“赐也焉能知人，此赐之所亲睹也。”

孔子曰：“是女所亲也：吾语女耳之所未闻，目之所未见，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贡曰：“赐得则愿闻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旧恶，盖伯夷、叔齐之行也。”

晋平公问于祁奚曰：‘羊舌大夫，晋国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对，辞曰：‘不知也。’公曰：‘吾闻女少长乎其所，女其阍知之。’祁奚对曰：‘其幼也恭而逊，耻而不使其过宿也；其为侯大夫也悉善而谦，其端也；其为公车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于其为和容也，温良而好礼，博闻而时出，其志也。’公曰：‘向者问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奚对曰：‘每位改变，未知所止，是以不知。’盖羊舌大夫之行也。

畏天而敬人，服义而行信，孝乎父而恭于兄，好从善而往，盖赵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爱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君陈则进，不陈则行而退，盖随武子之行也。

其为人之渊泉也，多闻而难诞也，不内辞足以没世；国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盖桐提伯华之行也。

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盖蘧伯玉之行也。

孝子慈幼，允德稟义，约货去怨，盖柳下惠之行也。

其言曰：君虽不量于臣，臣不可以不量于君，是故君择臣而使之，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君，无道横命；晏平仲之行也。

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

行也。

易行以俟天命，君下位而不援其上；观于四方也，不忘其亲；苟思其亲，不尽其乐；以不能学为己终身之忧，盖介山子推之行也。”

五帝德第六十二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亦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业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则予之问也固矣。”

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扈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宰我问帝颡顼。孔子曰：“五帝用记，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闻古昔之说，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闻诸夫子曰：‘小子无有宿问。’”

孔子曰：“颡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只励。”

宰我曰：“请问帝尝。”孔子曰：“元器之孙，蟠极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土。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黼黻衣，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

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豫；黄黼黻衣，丹车白马。伯夷主礼，龙、夔教舞，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其言不贰，其行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

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蟠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重华。好学孝友，闻于四海；陶家事亲，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为天下工。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种，务勤嘉谷，以作饮食；羲、和掌历，敬授民时；使益行火，以辟山莱；伯夷主礼，以节天下；夔作乐，以歌钥舞，和以钟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经。其言不惑，其德不慝，举贤而天下平。南抚交趾、大、教，鲜支、渠廋、氏、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舜之少也，恶悴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

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敏给克

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亶亶穆穆为纲为纪。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孔子曰：“予！大者如说，民说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诚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语人，有为道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颜色取人，于灭明邪改之；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师邪改之。”宰我闻之，惧，不敢见。

帝系第六十三

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

黄帝产元器，元器产螭极，螭极产高辛，是为帝啻。

帝啻产放勋，是为帝尧。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

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螭牛，螭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

黄帝居轩辕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嫫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泚水，昌意降居若水。

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

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

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緇，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

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郈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芊姓。

季连产什祖氏，什祖氏产内熊，九世至于渠，娄鲧出。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疵，为戚章王。

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郈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帝啻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郈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隤訾氏，产帝挚。

帝尧娶于散宜氏之子，谓之女皇氏。

帝舜娶于帝尧之子，谓之女暋氏。

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

禹娶于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嬭氏，产启。

劝学第六十四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矣，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水则为冰，而寒于水；木直而中绳，輮而为轮，其曲中规，枯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

是故不升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道，不知学问之大也。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者，教使之然也。

是故木从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如日参己焉，故知明则行无过。诗云：“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 咎。

孔子曰：“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吾尝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见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非声加疾也，而闻者着；假车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海；君子之性非异也，而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名曰 鸱，以羽为巢，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兰氏之根，怀氏之苞，渐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

是故君子靖居恭学，修身致志，处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

物类之从，必有所由；荣辱之来，各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殆教亡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折，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布薪若一火就燥，平地若一水就湿，草木畴生，禽兽群居，物各从其类也。

是故正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祸，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焉。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川，蛟龙生焉；积善成德，神明自传，圣心备矣。是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骥驥一蹞，不能千里；弩马无极，功在不舍；楔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舍，金石可镂。

夫螾无爪牙之利，筋脉之强，上食晞土，下饮黄泉者，用心一也。蟹二螯八足，非蛇虺之穴，而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愤愤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绵绵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歧涂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腾蛇无足而腾，鼯鼠五伎而穷。诗云：“鸚鵡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若结兮。”君子其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夫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行；玉居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为善而不积乎？岂有不至哉？

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如洿邪，水潦瀾焉，莞蒲生焉，从上观之，谁知其非源泉也。

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畜犬马，百姓藏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知者能秉之，贱其所贵，而贵其所贱；不然，矜寡孤独不得焉。

子贡曰：“君子见大川必观，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

偏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庠下，偃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贞；苞裹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是以见大川必观焉。”

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

子张问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誉为难也。”子张曰：“安身取誉如何？”孔子曰：“有善勿专，教不能勿播，已过勿发，失言勿踣，不善辞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

且夫忿数者狱之所由生也，距谏者虑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礼之所以失也，堕怠者时之所以后也，奢侈者财之所以不足也，专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厉者狱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

故君子南面临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伦，存是美恶，而进是利，而除是害，而无求其报焉，而民情可得也。故临之无抗民之志，胜之无犯民之言，量之无狡民之辞，养之无扰于时，爱之勿宽于刑；言则身安誉至，而民自得也。

故君子南面临官，所见迩，故明不可弊也；所求迩，故不劳而得也；所以治者约，故不用众而誉至也；法象在内，故不远；源泉不竭，故天下积也；而木不寡短长，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乱。故六者贯乎心，藏乎志，形乎色，发乎声，若此则身安而誉至，而民自得也。

故君子南面临官；不治则乱至，乱至则争，争之至又反于乱；是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以优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调悦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则民不怨，言调悦则民不辨法，仁在身取民显以佚之也。财利之生征矣，贪以不得；善政必简矣，苟以乱之；善言必听矣，详以失之；规谏日至，烦以不听矣。言之善者在所日闻，行之善者在所能为。故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民之表也，迩臣便辟者群臣仆之伦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誓，表弊则百姓乱，迩臣便辟不正廉而群臣服污矣，故不可不慎乎三伦矣。故君子修身返道察说，而迩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择丝麻、良工必自择贵材、贤君良上必自择左右始。

故佚诸取人，劳于治事；劳于取人，佚于治事。故君子欲誉则谨其所便，欲名则谨于左右。

故上者辟如缘木者务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马之离必于四面之衢，民之离道必于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严而绝，百姓者卑贱而神；民而爱之则存，恶之则亡也。

故君子南面临官：贵而不骄，富恭有本能图，修业居久而谭；情迩畅而及乎远，察一而关于多。一物治而万物不乱者，以身为本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道以远，不责民之所不能。今临之明王之成功，而民严而不迎也；道以数年之业，则民疾，疾者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统纒塞耳，所以聿聪也。故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过，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亲而不离。

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则不可教也，不习则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者，莫若先虚其内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虽行必邻矣；不以道御之，虽服必强矣。故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矣；外内不相应，则无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统也。”

盛德第六十六

圣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诸侯无兵而正，小民无刑而治，蛮夷怀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观治乱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乱得失，可坐庙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则修法，德不盛则饰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者，生于天；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即饰明堂也。

凡民之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量也；无度量，则小者偷堕，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则民足，民足则无为奸邪、窃盗，历法、妄行者。故有奸邪、窃盗、历法、妄行之狱，则饰度量也。

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春秋祭祀之不绝，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馈养之道也，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

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民尊上敬长，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饰朝聘之礼也。

凡斗辨生于相侵陵也，相侵陵生于长幼无序，而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饰乡饮酒之礼也。

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饰昏礼享聘也。

故曰：刑罚之所从生有源，不务塞其源而务刑杀之，是为民设陷以贼之也。刑罚之源，生于嗜欲好恶不节。故明堂，天法也；礼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

故季冬听狱论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论吏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论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为有德，能行德法者为有行，能理德法者为有能，能成德法者为有功。故论吏而法行，事治而成功；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要也。

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史者辔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策，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懈堕。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手不摇，策不用，而马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饬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听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

夫民善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人称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犹存者，其法诚德，其德诚厚。夫民思其德，心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譬犹御马，弃衔勒，而

专以策御马，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专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国必亡。亡德法，民心无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为乱无道；苟以为乱无道，刑罚必不克，成其无道，上下俱无道。故今之称恶者，必比之于夏桀殷纣，何也？曰法诚不德，其德诚薄。夫民恶之，必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并兴，灾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

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故六官以为辔，司会均入以为鞅，故御四马，执六辔，御天地与人与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辔，均马力，齐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长道；远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

过，失也。人情莫不有过，过而改之，是不过也。是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也；乱则饬冢宰。地宜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败，曰“危”也；危则饬司徒。父子不亲，长幼无序，君臣上下相乘，曰“不和”也；不和则饬宗伯。贤能失官爵，功劳失赏禄，爵禄失则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则饬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胜，曰“不成”也；不成则饬司寇。百度不审，立事失礼，财务失量曰“贫”也；贫则饬司空。故曰：御者同是车马，或以取千里，或数百里者，所进退缓急异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乱者，亦所进退缓急异也。

明堂第六十七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

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纒户也，白纒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圆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或以为明堂者，文王之庙也，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也。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蒿宫也。此天子之路寝也，不齐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宫，揖朝出其南门。

千乘第六十八

公曰：“千乘之国，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书社，循其灌庙，建其宗主，设其四佐，列其五官，处其朝市，为仁如何？”子曰：“不仁，国不化。”

公曰：“何如之谓仁？”子曰：“不淫于色。”子曰：“立妃设如太庙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宾遘；遘，则事上静；静，斯洁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会谋事，必敬以慎言；长幼小大，必中度，此国家之所以崇也。

立子设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显见；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于外，大夫中妇私谒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执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齐以嘉善，故蛊佞不生，此之谓良民。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遂也。

卿设如大门，大门显美，小大尊卑中度。开明闭幽，内禄出灾，以顺天道，近者闲焉，远者稽焉。君发禁宰而行之，以时通于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灾祥，地宝丰省，及民共飧其禄，共任其灾，此国家之所以和也。

国有四辅；辅，卿也。卿设如四体，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贤进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时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让也。民咸孝弟而安让，此以怨省而乱不作也，此国之所以长也。

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长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本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之所以茂也。

设其四佐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则时不若不令，成长幼老疾孤寡以时通于四疆。有阖而不通，有烦而不治，则民不乐生，不利衣食。

凡民之藏贮，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发国功谋。斋戒必敬，会时必节。日历巫祝，执伎以守官，俟命以作。祈王年，祷民命，及畜谷蜚征庶虞草。

方春三月，缓施生育，动作百物，于时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司马司夏，以教士车甲。凡士执伎论功，修四卫。强股肱，质射御，才武聪慧，治众长卒，所以为仪缀于国。出可以为率，诱于军旅。四方诸侯之游士，国中贤余秀兴阅焉。

方夏三月，养长秀蕃庶物。于时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庆者七人，以成夏事。

司寇司秋，以听狱讼，治民之烦乱，执权变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闲，作起不敬以欺惑懂愚。

作于财赂六畜五谷曰盗。诱居室家有君子曰义。子女专曰。五兵及木石曰贼。以中情出，小曰闲，大曰讲。利辞以乱属曰谗。以财投长曰贷。

凡犯天子之禁，陈刑制辟，以追国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饮食，哀乐平，无狱。

方秋三月，收敛以时。于时有事，尝新于皇祖皇考，食农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准揆山林，规表衍沃，蓄水行，衰濯浸，以节四时之事。治地远近，以任民力，以节民食，太古食壮之食，攻老之事。”

公曰：“功事不少，而糗粮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长以寿者，食也。在今之民，羸丑以啗者，事也。

太古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各安其居，乐其宫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乐其宫；老疾用财，壮狡用力，于兹民游；薄事贪食，于兹民忧。

古者殷书为成男成女名属升于公门，此以气食得节，作事得时，劝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暘，冬服君事不及冻；是故年谷不成，天之饥谨，道无殍者。在今之世，男女属散，名不升于公门，此以气食不节，作事不成；天之饥谨，于时委民，不得以疾死。

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国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谷宜焉；

辨轻重，制刚柔，和五味，以节食时事。

东辟之民曰夷，精于饶，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蛮，信以朴，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实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

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观安危。距封后利，先虑久固，依固可守，为奥可久，能节四时之事，霜露时降。

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谷必入于仓。于时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国老六人，以成冬事。

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进等也，咸知用劳力之必以时息也。推而内之水火，入也弗之顾矣，而况有强适在前，有君长正之者乎？”

公曰：“善。”

四代第六十九

公曰：“四代之政刑，论其明者，可以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

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愿君之立知而以观闻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则缓急将有所不节；不节，君将约之；约之，卒将弃法；弃法，是无以为国家也。”

公曰：“巧匠辅绳而斲，胡为其弃法也。”子曰：“心未之度，习未之狎，此以数踰而弃法也。”

夫规矩准绳钧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远，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

水火金木土谷，此谓六府，废一不可，进一不可，民并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

昔夏、商之未兴也，伯夷谓此二帝之眇。”

公曰：“长国治民恒干；论政之大体，以教民辨；历大道，以时地性；兴民之阳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德之典，以顺事天子；修政勤礼，以交诸侯；大节无废，小眇后乎？”

子曰：“否，不可后也。诗云：‘东有开明，于时鸡三号，以兴庶虞，庶虞动，蜚征作。嗇民执功，百草咸淳，地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东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爱；宗庙之事，昭有义；率礼朝廷，昭有五官；无废甲冑之戒，昭果毅以听；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昭哀。哀爱无失节，是以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此皆先王之所先施于民也，君而后此则为国家失本矣。”

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乡也，君之言善，执国之节也。君先眇而后善，中备以君子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夙然而兴，民壹始。”

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闻于师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吾行道矣。”公曰：“道邪？”子曰：“道也！”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为不观器视才？”公曰：“视可明乎？”子曰：“可以表仪。”

公曰：“愿学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

居之，且草可财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谷；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渊大川，必有蛟龙焉；民亦如之，君察之，可以见器见才矣。”

公曰：“吾犹未也。”子曰：“群然，戚然，颀然，皤然、蹠然、柱然、抽然、首然、金然、湛然、渊渊然、淑淑然、齐齐然、节节然、穆穆然、皇皇然。”

见才色修声不视闻，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气。见之举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与食，食必与位，无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尧，取相十有六人如此。”

公曰：“嘻，美哉。子道广矣。”曰：“由德径径。吾恐愆而不能用于何以哉？”

公曰：“请问图德何尚？”子曰：“圣，知之华也；知，仁之实也；仁，信之器也；信，义之重也；义，利之本也。委利生孽。”

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辅之，圣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谓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阴阳；阳曰德，阴曰刑。”

公曰：“善哉，再闻此矣！阳德何出？”子曰：“阳德出礼，礼出刑，刑出虐，虐则节事于近，而扬声于远。”

公曰：“善哉！载事何以？”子曰：“德以监位，位以充局，局以观功，功以养民，民于此乎上。”

公曰：“禄不可后乎？”子曰：“食为味，味为气，气为志，发志为言，发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载义而行之，禄不可后也。”

公曰：“所谓民与天地相参者，何谓也？”子曰：“天道以视，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废一曰失统，恐不长飡国。”

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虽慎敬而勿爱，民亦如之。执事无贰，五官有差，喜无并爱，卑无加尊，浅无测深，小无招大，此谓楣机。楣机宾荐不蒙，昔舜征荐此道于尧，尧亲用之，不乱上下。”

公曰：“请问民征。”子曰：“无以为也。难行。”

公曰：“愿学之，几必能。”子曰：“贪于味不让，妨于政。愿富不久，妨于政。慕宠假贵，妨于政。治民恶重，妨于政。为父不慈，妨于政。为子不孝，妨于政。大纵耳目，妨于政。好色失志，妨于政。好见小利，妨于政。变从无节，桡弱不立，妨于政。刚毅犯神，妨于政。鬼神过节，妨于政。”

幼勿与众，克勿与比，依勿与谋，放勿与游，微勿与事。

臣闻之弗庆，非事君也。君闻之弗用，以乱厥德，臣将庆其简者。盖人有可知者焉，貌色声众有美焉，必有美质在其中者矣。貌色声众有恶焉，必有恶质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后出也。”子曰：“伯夷建国建政，修国修政。”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七十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虑何及？高举安取？”

子曰：“君以闻之，唯丘无以更也；君之闻如未成也，黄帝慕修之。”

曰：“明法于天明，开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

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虽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钺也。父之于子，天也。君之于臣，天也。有子不事父，

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顺；有臣不事君，必刃。

顺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圣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举不过天，深虑不过地，质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礼明而名不蹇。

礼失则坏，名失则悞。是故上古不讳，正天名也；天子之宫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琫，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敛此三者而一举之，戴天履地，以顺民事。

天子告朔于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诸侯内贡于天子，率名地实也，是以不至必诛。

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士毕行，使仁守会朝于天子。

天子以岁二月为坛于东郊，建五色，设五兵、具五味、陈六律、品奏五声，听明教。置离，抗大侯规鹄，坚物。

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践位，诸侯各以其属就位。乃升诸侯，诸侯之教士，教士执弓挟矢，揖让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时以伎。时有庆以地，不时有让以地。

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国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乱也，有仁父存。是故圣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见者，稽其远而明者。

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两以庆。违此三者，谓之愚民。愚民曰奸，奸必诛。是以天下平而国家治，民亦无贷。

居小不约，居大则治；众则集，寡则繆；祀则得福，以征则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悞乎前，以小继大，变民示也。”

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于君唯无言，言必尽，于他人则否。”

公曰：“教他人则如何？”子曰：“否，丘则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犹以夏后氏之祔怀袍褐也，行不越境。”

公曰：“善哉！我则问政，子事教我！”子曰：“君问已参黄帝之制，制之大礼也。”

公曰：“先圣之道，斯为美乎？”子曰：“斯为美。虽有美者必偏。属于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兴民之德，守之以长。”

公曰：“善哉。”

诰志第七十一

公曰：“诰志无荒，以会民义，斋戒必敬，会时必节，牺牲必全，齐盛必洁，上下禋祀，外内无失节，其可以省怨远灾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

公曰：“然则何以事神？”子曰：“以礼会时。夫民见其礼则上下援，援则乐，乐斯毋忧，以此省怨而乱不作也。夫礼会其四时，四孟四季，五牲五谷，顺至必时其节也，丘未知其可以为远灾也。”

公曰：“然则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则天地成，天地成则庶物时，庶物时则民财敬，民财敬以时作；时作则节事，节事以动众，动众则有极；

有极以使民则劝，劝则有功，有功则无怨，无怨则嗣世久，唯圣人！

是故政以胜众，非以陵众；众以胜事，非以伤事；事以靖民，非以征民；故地广而民众，长之祿也。

丘闻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

虞夏之历，正建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权舆，瑞雉无释。物乃岁俱生于东，以顺四时，卒于冬分。

于时鸡三号，卒明。载于青色，抚十二月节，卒于丑。日月成岁历，再闰以顺天道，此谓岁虞汁月。

天曰作明。日与，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日与，惟地是事。人曰作乐，日与，惟民是嬉。民之动能，不远厥事；民之悲色，不远厥德。此谓表里时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

天生物，地养物，物备兴而时用常节曰圣人，主祭于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

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乐治不倦，财富时节，是故圣人嗣则治。

文王治以俟时，汤治以伐乱；禹治以移众，众服，以立天下；尧贵以乐治时，举舜；舜治以德使力。

在国统民如怒，在家抚官而国，安之勿变，劝之勿沮，民咸废恶如进良，上诱善而行罚，百姓尽于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

仁者为圣，贵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

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陨，勃海不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

于时龙至不闭，凤降忘翼，蛰兽忘攫，爪鸟忘距，蜂蛰不螫婴儿，虻不食天驹，雒出服，河出图。

自上世以来，莫不降仁，国家之昌，国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赏不罚，如民咸尽力；车不建戈，远迩咸服，允使来往，地宾毕极；无怨无恶，率惟懿德。

此无空礼，无空名，贤人并忧，残毒以时省；举良良，举善善，恤民使仁，曰仁宾也。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王曰：“太师，慎维深思，内观民务，察度情伪，变官民能，历其才艺，女维敬哉。女何慎乎非伦，伦有七属，属有九用，用有六微：一曰观诚，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

王曰：“于乎，女因方以观之。富贵者观其礼施也，贫穷者观其有德守也，嬖宠者观其不骄奢也，隐约者观其不畏惧也。

其少观其恭敬好学而能弟也，其壮观其絜廉务行而胜其私也，其老观其意宪慎强其所不足而不踰也。父子之闲观其孝慈也，兄弟之闲观其和友也，君臣之闲观其忠惠也，乡党之闲观其信悝也。

省其居处，观其义方；省其丧哀，观其贞良；省其出入，观其交友；省其交友，观其任廉。考之以观其信，挈之以观其知，示之难以观其勇，烦之以观其治，淹之以利以观其不贪，蓝之以乐以观其不窳，喜之以物以观其

不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以观其不失也，纵之以观其常，远使之以观其不贰，迩之以观其不倦，探取其志以观其情，考其阴阳以观其诚，覆其微言以观其信，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成，此之谓‘观诚’也。

二曰，方与之言，以观其志。志殷如，其气宽以柔，其色俭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见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

如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贤人以言，防其不足，伐其所能，曰日损者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曰有质者也。

其貌固呕，其言工巧，饰其见物，务其小征，以故自说，曰无质者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之，而志不营；深道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

喜怒以物而变易知，烦乱之而必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临慑以威而易慑，曰鄙心而假气者也。

执之以物而邀决，惊之以卒而度料，不学而性辨，曰有虑者也。

难投以物，难说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困而不知其止，无辨而自慎，曰愚赣者也。

营之以物而不虞，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可迁，临之以货色而不可营，曰絜廉而果敢者也。

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锢，已诺无断，曰弱志者也。

顺与之弗为喜，非夺之弗为怒，沈静而寡言，多稽而俭貌，曰质静者也。

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让，当如强之，曰始妒诬者也。

征清而能发，度察而能尽，曰治志者也。

华如诬，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无为有者也。此之为考志。

三曰诚在其中，此见于外；以其见占其隐，以其细占其大，以其声处其气。初气主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有柔，有浊有清，有好有恶。咸发于声也。

心气华诞者，其声流散；心气顺信者，其声顺节；心气鄙戾者，其声斯丑；心气宽柔者，其声温好。信气中易，义气时舒，智气简备，勇气壮直。

听其声，处其气，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后，以其见占其隐，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谓‘视中’也。

四曰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喜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喜必见。怒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欲必见。惧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惧必见。忧悲之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忧必见。五气诚于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

喜色由然而生，怒色拂然而侮，欲色呕然而偷，惧色薄然以下，忧悲之色累然而静。

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亲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静必有可信之色。

质色皓然固以安，伪色纒然乱以烦；虽欲故之中，色不听也，虽变可知；此之谓观色也。

五曰生民有阳，人有多隐其情，饰其伪，以赖于物，以攻其名也。有隐于仁质者，有隐于知理者，有隐于文艺者，有隐于廉勇者，有隐于忠孝者，有隐于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

小施而好大得，小让而好大事，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面宽而貌慈，假节以示人，故其行以攻其名。如此者隐于仁质也。

推前恶，忠府知物焉；首成功，少其所不足；虑诚不及，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色示有余；故知以动人，自顺而不让；错辞而不遂，莫知其情。如是者隐于知理者也。

素动人以言，涉物而不终；问则不对，详为不穷；色示有余；有道而自顺用之，物穷则为深。如此者隐于文艺者也。

廉言以为气，骄厉以为勇，内恐外悴，无所不至，敬再其说以诈临人。如此者隐于廉勇者也。

自事其亲，好以告人，乞言劳醉，而面于敬爱，饰其见物，故得其名，名扬于外不诚于内，伐名以事其亲戚，以故取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隐于忠孝者也。阴行以取名，比周以相誉，明知贤可以征，与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己。心说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实不至，而欢忠不尽，欢忠尽见于众而貌克。如此者隐于交友者也。

此之谓‘观隐’也。

六曰言行不类，终始相悖，阴阳克易，外内不合，虽有隐节见行，曰非诚质者也。

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无私，施不在多，静而寡类，庄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

事变而能治，物善而能说，浚穷而能达，错身立方而能遂，曰广知者也。

少言如行，恭俭以让，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曰慎谦良者也。

微忽之言久而可复，幽闲之行独而不克，行其亡如其存。曰顺信者也。

富贵虽尊，恭俭而能施；众强严威，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

隐约而不惧，安乐而不奢，勤劳之不变，喜怒之如度晰，曰守也。

置方而不毁，廉絜而不戾，立强而无私，曰经正者也。

正静以待命，不召不至，不问不言，言不过行，行不过道，曰沈静者也。

忠爱以事其亲，欢欣以敬之，尽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故名不生焉，曰忠孝者也。

合志如同方，共其忧而任其难，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隐远而不相舍。曰至友者也。

心色辞气，其入人甚俞，进退工，故其与人甚巧，其就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

饮食以亲，货贿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誉征利，而依隐于物，曰贪鄙者也。

质不断，辞不至；少其所不足，谋而不已，曰伪诈者也。

言行亟变，从容谬易，好恶无常，行身不类。曰无诚志者也。

小知而不大决，小能而不大成，顾小物而不知大论，亟变而多私，曰华诞者也。

规谏而不类，道行而不平。曰巧名者也。

故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面誉者不忠，饰貌者不情，隐节者不平，多私者不义，扬言者寡信。此之谓‘揆德’。”

王曰：“太师！女推其往言，以揆其来行；听其来言，以省往行；观其

阳，以考其阴；察其内，以揆其外。

是隐节者可知，伪饰无情者可辨，质诚居善者可得，忠惠守义者可见也。”

王曰：“于乎敬哉！女何慎乎非心？何慎乎非人？人有六征，六征既成，以观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虑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四曰取顺直而察听者，五曰取临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谋而知务者，八曰取接给而广中者，九曰取猛毅而独断者，此之谓九用也。

平仁而有虑者，使是治国家而长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长乡邑而治父子；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慎直而察听者，使是长民之狱讼，出纳辞令；临事而絜正者，使是守内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财临货主赏赐；好谋而知务者，使是治壤地而长百工；接给而广中者，使是治诸侯而待宾客；猛毅而独断者，使是治军事为边境。因方而用之，此之谓官能也。

九用有征，乃任七属：一曰国则任贵，二曰乡则任贞，三曰官则任长，四曰学则任师，五曰族则任宗，六曰家则任主，七曰先则任贤。”

]正月王亲命七属之人曰：“于乎！慎维深，内观民务，本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证，论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不私。女废朕命，乱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后及论，王亲受而考之，然后论成。

诸侯迁庙第七十三

成庙将迁之新庙，君前徙三日齐，祝、宗人及从者皆齐；徙之日，君玄服，从者皆玄服。

以至于庙，群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阶下，西向，有司如朝位。

宗人擯举手曰：“有司其请升。”君升，祝奉币从在左，北面再拜兴。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币告于皇考某侯。成庙将徙，敢告。”君及祝再拜兴。

祝曰：“请导君降立于阶下。”奉衣服者，皆奉以从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从，有司皆以次从，出庙门；奉衣服者升车乃步，君升车，从者皆就车也。凡出入门及大沟渠，祝下擯。

至于新庙，筵于户牖间，樽于西序下，脯醢陈于房中，设洗当东荣，南北以堂深。

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导奉衣服者乃入，君从奉衣服者入门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从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币于凡东；君北向，祝在左；赞者盥升，适房荐脯醢，君盥酌奠于荐西，反位，君及祝再拜兴；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币，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庙；敢告。”再拜。

君就东厢西面，祝就西厢东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闲。

擯者举手曰：“诸反位。”君反位，祝从在左，卿大夫及众有司，诸在位者皆反位。祝声三曰：“孝嗣侯某，絜为而明荐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彻，反位。

擯者曰：“迁庙事毕，请就燕。”君出庙门，卿大夫，有司、执事者皆出庙门。告事毕，乃曰：“择日而祭焉。”

诸侯衅庙第七十三

成庙衅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寝门内，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

宗人曰：“请令以衅某庙。”君曰：“诺。”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庙门，碑南，北面东上。雍人举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

门以鸡，有司当门北面，雍人割鸡屋下当门，郑室，割鸡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既事，宗人告事毕，皆退。反命于君，君寝门中南向。宗人曰：“衅某庙事毕。”君曰：“诺。”宗人请就燕，君揖之，乃退。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爱日，日不可得，学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学齐大道，以观于政。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诸侯学礼辨官政以行事，以尊天子；大夫学德别义，矜行以事君；士学顺，辨言以遂志；庶人听长辨禁，农以力行。如此，犹恐不济，奈何其小辨乎？”

公曰：“不辨则何以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信道必简。是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夫道不简则不行，不行则不乐。夫弈十棋之变，由九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壹乐辨言。”子曰：“辨言之乐，不若治政之乐；辨言之乐不下席；治政之乐皇于四海。夫政善则民说，民说则归之如流水，亲之如父母；诸侯初入而后臣之，安用辨言？”

公曰：“然则吾何学而可？”子曰：“行礼乐而力忠信，君其习可乎？”公曰：“多与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不明忠信之备，而口倦其君则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备，而又能行之，则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满于中而发于外，刑于民而放于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请学忠信之备。”子曰：“唯社稷之主实知忠信。若丘也，缀学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问之而焉也？”子三辞，将对。公曰：“强避！”子曰：“强侍。丘闻：大道不隐。丘言之君，发之于朝，行之于国，一国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强辟？丘闻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怨，知怨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备。若动而无备，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与知忠信？内思毕心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怨，内怨外度曰知外，外内参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义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则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备，毋患曰乐，乐义曰终。”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

子曰：“胡为其不祥也？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及后世

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国家也。”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伤害之生久矣，与民皆生。”

公曰：“蚩尤作兵与？”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恚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虿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与之丧厥身。

诗云：‘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孙子。’

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道尧舜禹汤文武者犹依然，至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也。

夏桀商纣羸暴于天下，暴极不辜，杀戮无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亲，疏远国老，幼色是与，而暴慢是亲，谗贷处谷，法言法行处辟。殀替天道，逆乱四时，礼乐不行，而幼风是御。历失制，摄提失方，邹大无纪。不告朔于诸侯，玉瑞不行、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蛮四夷交伐于中国。

于是降之灾；水旱臻焉，霜雪大满，甘露不降，百草黄，五谷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鬻，此太上之不论不议也。殀伤厥身，失坠天下，夫天下之报殃于无德者也，必与其民。”

公惧焉，曰：“在民上者，可以无惧乎哉？”

少闲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闲，我请言情于子。”子愀焉变色，迁席而辞曰：“君不可以言情于臣，臣请言情于君，君则不可。”

公曰：“师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于君则不臣，君而不言情于臣则不君。有臣而不臣犹可，有君而不君，民无所错手足。”

公曰：“君度其上下咸通之，权其轻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见之；鼓民之声，耳既闻之；动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爱民亲贤而教不能，民庶说乎？”

子曰：“说则说矣，可以为家，不可以为国。”

公曰：“可以为家，胡为不可以为国？国之民、家之民也。”

子曰：“国之民诚家之民也；然其名异，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极。故天子昭有神于天地之间，以示威于天下也；诸侯修礼于封内，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职，以事其君；士修四卫，执技论力，以听乎大夫；庶人仰视天文，俯视地理，力时使，以听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

公曰：“善哉！上与下不同乎？”子曰：“将以时同、时不同；上谓之闲，下谓之多疾。君时同于民，布政也；民时同于君，服听也；上下相报，而终于施。大犹已成，发其小者；远犹已成，发其近者；将行重器，先其轻者。先清而后浊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则华英必得其节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

公曰：“善哉！请少复进焉。”子曰：“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

取人以言，汤取人以声，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

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谓其不同也？”

公曰：“同乎？”子曰：“同。”

公曰：“人状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

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举之，胡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视，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状。”

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则不能五王取人。丘也传闻之以委于君，丘则否能，亦又不能。”

公曰：“我闻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于纯，胡为其蒙也？虽古之治天下者，岂生于异州哉？”

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来献其白管。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

舜崩，有禹代兴，禹卒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作物配天，修使来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

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作宫室高台污池，土察，以民为虐，粒食之民愠焉几亡。

乃有商履代兴。商履循礼法，以观天子，天子不说，则嫌于死。成汤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发厥明德，顺民天心畜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诸侯，作八政，命于总章。服禹功以修舜绪，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

成汤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开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为君臣上下之节，殷民更服，近者说，远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视。

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孙纣即位。纣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作宫室高台污池，土察，以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几亡。

乃有周昌霸，诸侯佐之。纣不说诸侯之听于周昌，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无用，行三明，亲亲尚贤。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

君其志焉，或傒将至也。”

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烦烦如繁诸乎！”子曰：“君无誉臣，臣之言未尽，请尽臣之言，君如财之。”曰：“于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时令其藏必周密。发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亲，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并兴，祸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难立哉！”

子曰：“臣愿君之立知如以观闻也；时天之气，用地之财，以生杀于民，民之死不可以教。”

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臣则曰足。举其前必举其后，举其左必举其右。君既教矣，安能无善。”

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丰也，如木之成也。”

子曰：“君知未成，言未尽也。凡草木根鞮伤则枝叶必偏枯，偏枯是为不实。谷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谷。”

公曰：“所谓失政者，若夏商之谓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夺之魄，不生德焉。”

公曰：“然则何以谓失政？”子曰：“所谓失政者：疆蓁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涸；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优以继慤，政出自家门，此之谓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无言情于臣，君无假人器，君无假人名。”

公曰：“善哉！”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圣王昭义以别贵贱，以序尊卑，以体上下，然后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顺之行备矣。

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诸侯之仪。大行人，掌诸侯之仪，以等其爵。故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贵贱有别，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

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诸侯诸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亦如之。

凡诸侯之适子省于天子，摄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省，则以皮帛继子男。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旌、衣服、礼仪，各如其命之数。

礼：大行人以九仪别诸侯之命，等诸臣之爵，以同域国之礼而待其宾客。

上公之礼：执桓圭九寸，纁借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纁九就，贰车九乘，介九人，礼九牢，其朝位宾主之间九十步，饗礼九献，食礼九举。

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纁借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纁七就，贰车七乘，介七人，礼七牢，其朝位宾主之间七十步，飨礼七献，食礼七举。诸伯执躬圭，其它皆如诸侯之礼。

诸子执谷璧五寸，纁借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纁五就，贰车五乘，介五人，礼五牢，其朝位宾主之间五十步，飨礼五献，食礼五举。

诸男执蒲璧，其它皆如诸子之礼。

凡大国之孤，执皮帛，以继小国之君。诸侯之卿、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

天子之所以明章着此义者，以朝聘之礼也。是故千里之内，岁一见；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内，二岁一见；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内，三岁一见；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四岁一见；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内，五岁一见；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内，六岁一见。

各执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辂，建其旌旗，施其樊纓，从其贰车，委积之以其牢礼之数，所以明别义也。

然后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藻借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辂，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贰车十有二乘。率诸侯而朝于东郊，所以教尊尊也。

退而朝诸侯，为坛三成，宫旁一门。天子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所以别亲疏外内也。

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旗就其位：诸公之国，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国，东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

及其将币也，公于上等，所以别贵贱，序尊卑也。

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礼也。

奉国地所出重物而献之，明臣职也。

内袒入门而右，以听事也。

明臣礼、臣职、臣事，所以教臣也。

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报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于太庙，所以教孝也。

与之大射，以考其习礼乐而观其德行；与之图事，以观其能；侯而礼之，三飧三食三宴，以与之习立礼乐。

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远者六年。有德焉，礼乐为之益习，德行为之益修，天子之命为之益行。然后使诸侯世相朝，交岁相问，殷相聘，以习礼、考义、正刑、一德，以崇天子。

故曰：朝聘之礼者，所以正君臣之义也。

诸侯相朝之礼，各执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辂，建其旌旗，施其樊纓，从其贰车，委积之以其牢礼之数，所以别义也。

介绍而相见，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质，敬之至也。

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劳于道，君亲郊劳致馆。

及将币，拜迎于大门外而庙受。北面拜祝，所以致敬也。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君亲致飧既还圭，飧食，致赠，郊送，所以相与习礼乐也。

诸侯相与习礼乐，则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

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质，敬之至也。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

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劳，君亲拜迎大门之内而庙受，北面拜祝，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让也。致敬让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致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欺陵也。

卿为上宾，大夫为丞宾。君亲饔宾，宾私面私觐。致饔飧，既还圭璋贿赠，飧食燕，所以明宾主君臣之义也。

故天子之制诸侯，交岁相问，殷相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不亲飧食；所以耻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重礼之义也。诸侯相厉以

轻财重礼，则民作让矣。主国待客，出入三积。既客于舍，五牢之具陈于内；米三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倍禾，皆陈于外；乘禽日五双，群介皆饩牢。壹食再飧，宴与时赐无数。所以重礼也。古之用财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

古者，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义，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谋，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眺以成邦国之贰，闲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教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会以补诸侯之灾。

天子之所以抚诸侯者：岁遍在，三岁遍眺，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喻言语，协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音声，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天子巡狩殷国。

是故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后诸侯之国札丧，则令赙补之；凶荒，则令赙委之；师役，则令槁襁之；有福事，则令庆贺之；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欲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无国别异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诸侯附于德，服于义，则天下太平。

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犹有不附于德，不服于义者，则使掌交说之。故诸侯莫不附于德，服于义者。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法也。

投壶第七十八

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

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殽，又重以乐，敢辞。”

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以请。”宾曰：“某赐旨酒嘉殽，又重以乐，敢固辞。”

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对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

宾再拜受，主人般还，曰：“避。”主人阼阶上拜送，宾般还曰：“避”。

已拜，受矢，进即两楹闲，退、反位，揖宾就筵。

司射进度壶，反位，设中，执八算。

请于宾曰：“奏投壶之令，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算，胜饮不胜。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三马既立，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请奏狸首，闲若一。”太师曰：“诺”。

左右告矢具，请拾投。有入者，则司射坐而释一算焉。宾党于右，主党于左。

卒投，司射执余算曰：“左右卒投，请数。”二算为纯，一纯以取，一

算为奇。有胜，则司射以其算告曰：“某党贤于某党，贤若干纯。”奇则曰奇，钧者曰钧。

举手曰：“请胜者之弟子为不胜者酌。”酌者曰：“诺。”已酌、皆请举酒，当饮，皆跪奉抵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

司正曰：“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马各直其算上。一马从二马，以庆。庆礼，曰：“三马既立，请庆多马。”宾、主人皆曰：“诺。”正爵既行，请彻马。

周则复始，既算。算多少，视其坐。

矢八分；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中九扶，算长尺二寸。

堂下司正、司射、庭长及冠士立者皆属宾党；乐人及童子使者皆属主党。降揖其阼阶及乐事、皆与射同节。

壶中置小豆，为其矢跃而去也。壶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无去其皮，大七分。

曾孙侯氏，今日泰射，于一张侯参之曰今日泰射，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质参既设，执旌既载，大侯既亢，中获既置。

壶脰修七寸，口径二寸半，壶高尺二寸，容斗五升，壶腹修五寸。

弓既平张，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揖乃让，乃隳其堂，乃节其行，既志乃张，射夫命射，射者之声，获者之旌，既获卒莫。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 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芣、采芣、伐檀、白驹、驹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闲歌。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宾、拾声、鬻挟。

鲁命弟子辞曰：“无荒、无傲、无倨立、无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嗟尔不窋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诒尔曾孙侯氏百福。”

公符第七十九

公冠：自为主，迎宾揖，升自阼，立于席。

既醴，降自阼。

其余自为主者，其降也自西阶，以异，其余皆与公同也。

公玄端与皮弁，皆朝服素。

公冠，四加玄冕。

飨之以三献之礼，无介，无乐，皆玄端。

其酬币朱锦采，四马，其庆也同。

天子儗焉。

太子与庶子，其冠皆自为主，其礼与士同，其飨宾也皆同。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达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啻于时，惠于财，亲贤使能。”

本命第八十

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终也。则必有终矣。

人生而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

而彻昫，然后能有见；八月生齿，然后食；期而生腴，然后能行；三年合，然后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后能化’

阴穷反阳，阳穷反阴。辰故阴以阳化；阳以阴变。故男以八月而生齿，八岁而龀，一阴一阳然后成道；二八十六，然后情通，然后其施行，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龀；二七十四然后化成。合于三也，小节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也，中节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备于三五，合于八十也。八者维纲也，天地以发明，故圣人以合阴阳之数也。

礼义者，恩之主也。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也。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机其文之变也。其文变也。礼之象，五行也；其义，四时也。故以四举；有恩、有义、有节、有权。

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服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丧不过三年，苴衰不补，坟墓不坏，同于邱陵。除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父在为母齐衰期，见无二尊也。

百官备，百制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执事而后事行者，面垢而已。凡此，以权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号，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也。

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长万物之义也。故谓之“丈夫”。丈者，长也；夫者，扶也；言长万物也。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审伦而明其别，谓之知，所以正夫德者。

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闺门，事在馈食之闲而正矣，是故女及日乎闺门之内，不百里而奔丧，事无独为，行无独成之道。参之而后动，可验而后言，宵行以烛，宫事必量，六畜蕃于宫中，谓之信也，所以正妇德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乱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恶疾不取，丧妇长子不取。逆家子者，为其逆德也；乱家子者，为其乱人伦也；世有刑人者，为其弃于人也；世有恶疾者，为其弃于天也；丧妇长子者，为其无所受命也。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诬鬼神者，罪及二世；杀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杀人为

下。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行，而莫知其情；惟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

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

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

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

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

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

二九十八，八主风，风主虫，故虫八日化也。

其余各以其类。

鸟鱼皆生于阴而属于阳；故鸟鱼皆卵；鱼游于水，鸟飞于云。故冬燕雀入于海，化而为蚘。

万物之性各异类：故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介鳞夏食冬蛰。齧吞者八窍而卵生；咀嚙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无角者膏而无前齿，有角者脂而无后齿。昼生者类父，夜生者类母。

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邱陵发牡，溪谷为牝。

蚌蛤龟珠，与月盛虚。

是故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

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谷者智惠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

故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皇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

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

申鉴

东汉：荀悦

申鉴一卷

政体第一
时事第二
俗嫌第三
杂言上第四
杂言下第五
识
序

申鉴五卷。汉荀悦着。悦仕献帝朝。辟曹操府。与孔融及弟彧同侍讲禁中。悦每有献替而意有未尽。此申鉴所为作者。盖有志于经世也。然当时政体。顾有大于总揽机务。使权不下移者乎。而曾无一言及之。何哉。厥后融以论建渐广。彧以不阿九锡。皆不得其死。悦独优游以寿终。其亦善处浊世者矣。其论政体。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其杂言等篇。颇似扬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悦无一言及于操。视雄为优矣。或言悦书似徐干中论。考其归。兹若人之侑乎。吾未知所先后也。而三品之说。昌黎公有取焉。其书世亦罕传。吾苏黄勉之好蓄异书。又为之训释。搜讨磔裂。出入五经。三史。春秋内外传。老。庄。淮南。素。难。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悦旨。虽然。悦之书。其有所感而为乎。勉之之注。岂亦有感而为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将抒其学。出而效用。当炳焉赫焉。流声实于天朝。尚何悦之慕哉。正德十四年岁在己卯冬十月既望吴郡王鏊撰。

申鉴

政体第一

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鉴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笃序无强。谓之申鉴。圣汉统天。惟宗时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乱政。虎臣汉兴辅弼之臣乱治也。时亦惟荒圯湮。治荒曰荒。兹洪轨仪。鉴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蹈也。功业有尚。天道在尔。惟帝茂止。陟降肤止。万国康止。允出兹。斯行远矣。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以统其精气。刚柔以品其群形。仁义以经其事业。是为道也。故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矣。教者。阳之化也。法者。阴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义也者。宜此者也。礼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恶以章之。喜怒以莅之。哀乐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与法也。五德不离。五德者仁义礼智信也。六节不悖。六节者好恶喜怒哀乐也。则三才允序。五事交备。百工惟厘。庶绩咸熙。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贤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业惟敦。是谓政体也。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未由行矣。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惧以罪。民不乐生。不可观按汉书作劝字以善。虽使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民。野无荒业。财不虚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谓养生。此政之当崇者一也。君子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

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故在上者审则仪道以定好恶。善恶要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许伪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彰。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忒惑。外无异望。虑其睹去徼幸。无罪过不忧惧。请谒无所听。财赂无所用。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此政之当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夫中人之伦。则刑礼兼焉。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是谓章化。此政之当崇者三也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急。急则怨。怨则畔。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此政之当崇者四也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才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徒慎其刑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赏及淫人则善无所劝而为善者止矣罚不惩。谓之纵恶。罚及善人则恶无所惩而为恶者纵矣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治国矣。是谓统法。此政之当崇者五也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也。惟修六则以立道经。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诚。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极作诚。以变量作通。易传曰通其变又曰变则通是谓道实。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进。三曰不任。四曰不终。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讪奸伤忠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惟察九风以定国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乱。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亲而有礼。百僚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无事惟职是司。此治国之风也。礼俗不一。位职不重。小臣谗嫉。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君好让。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以侈为博。以佞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劬。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以苛为密。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蒙。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不谏。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故上必察乎国风也。惟慎庶狱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文万物之大极曰死。洪范六极一曰凶短折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复。故先王之刑也。官师以成之。棘槐以断之。周礼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又王制曰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击木之下情讯以宽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断。乐不举。施刑之日则弛悬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惟稽五赦以绥民中。一曰原心。心可矜也二曰明德。德可释也三曰劝功。功可准也四曰褒化。化所关也五曰权计。权时之宜非常典也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兹无赦。族类也天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师傅。下有燕臣。大则讲业。小则咨询。不拒直辞。不耻下问。公私不愆。外内不贰。是谓有交。问明于治者其统近。万物之本在

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乱之本在左右。内正立而四表定矣。问通于道者其守约。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术也。正者。义之要也。至哉。此谓道根。万化存焉尔。是谓不思而得。不为而成。执之胸心之间。而功覆天下也。自天子达于庶人。好恶哀乐。其修一也。丰约劳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备礼。下足以备乐。夫是谓大道。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也。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问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养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无往不复。相报之义也。故太平备物。非极欲也。物损礼阙。非谦约也。其数云耳。问人主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有公役无私使。有公赐无私惠。有公怒无私怨。私求则下烦而无度。是谓伤清。私费则官耗而无限。是谓伤制。私使则民挠扰而无节。是谓伤义。私惠则下虚望而无准。是谓伤正。正谓赐予之正。私怨则下疑惧而不安。是谓伤德。问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则刚。激水而升。舍之则降。恶平声乎治。曰。不去其火则常流。激而不止则常升。故大冶之炉。可使无刚。则踊水之机。可使无降。善立教者若兹。则终身治矣。故凡器可使与颜冉同趋。投百金于前。白刃加其身。虽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兹。则终身不掇矣。故跖可使与伯夷同功。问民由水也。济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劳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虚入水则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纵民之情谓之乱。绝民之情谓之荒。曰。然则如之何。曰。为之限。使弗越也。为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滥。不可使无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于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于众。行诈于官而矜实于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谓理之源斯绝矣。自上御下。犹夫钓者焉。隐于手。按手下当有而字应于钩。则可以得鱼。自近御远。犹夫御马焉。和于手而调于衔。则可以使马。故至道之要。不于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驱鸡也而见御民之方。孺子驱鸡者。急则惊。缓则滞。方其北也。遽要之则折而过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则折而过北。迫则飞。疏则放。志闲则比之。比近也。鸡志闲然后近之则不惊。流缓而不安则食之。食之则不滞。不驱之驱。驱之至者也。志安则循路而入。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窃。其次不掠夺。上以功惠绥民。下以财力奉上。是以上下相与。空市则民不与。民不与则为巧诈而取之。谓之偷窃。偷窃则民备之。备之而不得。则暴迫而取之。谓之掠夺。民必交争。则祸乱矣。或曰。圣王以天下为乐。曰。否。圣王以天下为忧。天下以圣王为乐。凡主以天下为乐。天下以凡主为忧。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凡主伸己以屈天下之忧。申天下之乐。故乐亦报之。屈天下之忧。故忧亦及之。天下之道也。治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衰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以贵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报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则生灾矣。苟高人。则必损之。灾也。苟奉身。则必遗之。灾也。苟肆心。则必否之。灾也。治世之臣。所贵乎顺者三。一曰心顺。二曰职顺。三曰道顺。治世之顺。真顺也。衰世之顺。生逆也。体苟顺则逆节。乱苟顺则逆忠。事苟顺则逆道。高下失序则位轻。班级不固则位轻。汉爵有二十级。禄薄卑宠则位轻。官职屡改则位轻。迁转烦渎则位轻。黜陟不明则位轻。待臣不以礼则位轻。夫位轻而政重者。未之有也。圣人之大宝曰位。轻则丧吾宝也。好恶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节而轻狭隘。疾威福而尊权右。贱

求欲而崇克济，贵求己而荣华誉，万物类是已，夫心与言，言与事，参相应也，好恶毁誉赏罚，参相福也，六者有失，则实乱矣，守实者益荣，求己者益达，处幽者益明，然后民知本也。

时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贵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举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试，二曰公卿不拘为郡，二千石不拘为县，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议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并用，七曰避讎有科，八曰议禄，九曰议专地，十曰议钱货，十一曰约祀举重，十二曰天人之应，十三曰月正听朝，十四曰崇内教，十五曰备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数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复内外注记者，盘庚迁殷，革奢即约，化而裁之，与时消息，众寡盈虚，不常厥道，尚知贵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事简则业易定，厌乱则思治，创难则思静，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时也，山民朴，市民玩，处也，桀纣不易民而乱，汤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纯，纯斯清，奚惟性，不求无益之物，不蓄难得之货，节华丽之饰，退利进之路，则民俗清矣，简小忌，去淫祀，绝奇怪，则妖伪息矣，致精诚，诸求己，正大事，则神明应矣，放邪说，去淫智，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去浮华，举功实，绝末伎，同本务，则事业修矣，此初二首所谓尚知贵敦也，谁毁谁誉，誉其有试者，万事之概量也，目兹举者试其事，处斯职者考其绩，赏罚失实，以恶反之，人焉饰哉，语曰，盗跖不能盗田尺寸，寸不可盗，况尺乎，夫事验，必若土田之张于野也，则为私者寡矣，四布于野不可隐者喻恶不可掩也若乱之坠于澳也，则可信者解矣，乱朱子曰舟之截流横渡者澳，内近水之舟登于陆不可信者喻善不可伪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动则考行，静则考守，此一首所谓明考试也公卿不为郡，二千石不为县，未是也，小能其职，以极登于大，故下位竞，大饶其任，以坠于下，故上位慎，其鼎覆刑焉，何惮于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大臣废坏国事刑之尚可何况降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于郡，而县邑之功废，惜矣哉，不以过职继则勿降，所以优贤也，以过职继则降，所以惩愆也，此一首所谓公卿不拘为郡二千石不均为县也孝武皇帝以四夷未宾，寇贼奸宄，初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讲司马之典，简搜狩之事，掌军功爵赏，小统于五校，大统于太尉，既周时务，礼亦宜之，周之末叶，兵革繁矣，莫乱于秦，民不荒殄，今国家忘战日久，每寇难之作，民瘁几尽，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信矣，此一首所谓置尚武之官也或问曰，州牧刺史监察御史，三制孰优，曰，时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诸侯建国家，世位权柄存焉，于是置诸侯之贤者以牧，总其纪纲而已，不统其政，不御其民，今郡县无常，权轻不固，而州牧秉其权重，势异于古，非所以强干弱枝也，而无益治民之实，监察御史斯可也，若权时之宜，则异论也，此一首所谓议州牧也肉刑古也，或曰，复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众以威，抚寡以宽，道也，复刑非务也，生刑而极死者，复之可也，如斩右趾本生刑也而改为弃市则极死矣斯则斩右趾之刑复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斩右趾者死也，惟复肉刑，是谓生死而息民，此一首所谓生刑而死者但知肉刑也问德刑并用，常典也，或先或后，时宜，刑教不行，势极也，教初必简，刑始必略，事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

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设必违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于恶也。故谓之伤化。设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谓之害民。莫不兴行。则一毫之善可得而劝也。然后教备。莫不避罪。则纤介之恶。可得而禁也。然后刑密。此一首所谓德刑并用也或问复讎古义也。曰。纵复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制之以义。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曰。何谓也。依古复讎之科。使父讎避诸异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诸异郡五百里。从父从兄弟之讎。避诸异县百里。弗避而报者无罪。避而报之杀。犯王禁者罪也。复讎者义也。以义报罪。从王制。顺也。犯制。逆也。以逆顺生杀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为弗避。此一首所谓避讎有科也或问禄。曰。古之禄也备。汉之禄也轻。夫禄必称位。一物不称。非制也。公禄贬则私利生。言月俸贬损则贿路行矣私利禄。则廉者匱而贪者丰也。夫丰贪生私。匱廉贬公。是乱也。先王重之。曰。禄可增乎。曰。民家财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禄如何。曰。时匱也。禄依食。食依民。参相澹。必也正贪禄。省闲冗。与时消息。昭惠恤下。损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谓议禄也诸侯不专封富人。民田踰限。富过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专地。人卖买由己。是专地也。或曰。复井田与。曰。否。专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则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卖买由己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谓议专地也或问货。曰。五铢之制宜矣。曰。今废。如之何。今谓献帝时废者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是也曰。海内既平。行之而已。言卓既诛此制宜复曰。钱散矣。京畿虚矣。其势必积于远方。若果行之。则彼以无用之钱。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丰远也。曰。事势有不得。官之所急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它物。彼以其钱取之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周而通之。海内一家。何患焉。曰。钱寡矣。曰。钱寡民易矣。若钱既通而不周于用。然后官铸而补之。或曰。收民之藏钱者。输之官牧。远输之京师。然后行之。曰。事枉而难实者。欺慢必众。奸伪必作。争讼必繁。刑杀必深。吁嗟。纷扰之声。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抚遗民。成缉熙也。曰。然则收而积之与。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铢积贮亦不可或曰。改铸四铢。曰。难矣。此言改铸四铢以复孝文之旧亦不可或曰。遂废之。曰。钱实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以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钱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废之。弗得已。何忧焉。言或尚或废其势自有所不得已者厥后曹操为相还用五铢悦之言验矣此一首所谓议钱货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阙。不为尤矣。必也举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渎。其神之祀。县有旧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礼物。从鲜可也。谓礼物宜从省略礼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备物以丰年。日月之灾降异。非旧也。此一首所谓约祀举重也天人之应。所由来渐矣。故履霜坚冰。非一时也。仲尼之祷。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旷。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范传云。六沴作见。若是王都未见之。无闻焉尔。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礼。保章视祲。安宅叙降。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太史上事无隐焉。勿寝可也。此一首所谓天人之应也天子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离。易系辞天之道也。月正听朝。国家之大事也。宜正其仪。以明旧典。此一首所谓月正听朝也古有掌阴阳之礼之官。以教后宫。掌妇学之法。妇德妇言按此当有妇容二字妇功。各率其属。而以时御序于王。先王礼也。宜崇其教以先内政。览列图诵列传遵典行。内史执其彤管。记善书过。考行黜陟。以章好恶。男女正位乎内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

二仪立而大业成。君子之道。匪阙终日。造次必于是。此一首所谓崇内教也。备博士。广太学。而祀孔子焉。礼也。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今。此处有谬仲尼邈而靡质。大圣已逝经无所质昔先师歿而无闻。先师已丧义无所闻。将谁使折之者。秦之灭学也。书藏于屋壁。义绝于朝野。逮至汉兴。收摭散滞。固已无全学矣。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无所征据臆见损益后进相友。弥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喻学者所传背戾互相争是也。执不俱是。比而论之。必有可参者焉。此一首所谓备博士也。或曰。至德要道约尔。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约也。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鸟喻道罗喻典籍道虽要也。非博无以通矣。博其方。约其说。此一首所谓至德要道也。赦令权也。或曰。有制乎。曰。权无制。制其义。不制其事。巽以行权。易系辞文义制也。权者反经。无事也。问其象。曰。无妄之灾大过。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屡也。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谓数甚。故悦以此规之曰。绝之乎。曰。权。曰。宜弗之绝也。既曰权宜着非常典。此一首所谓禁赦令也。尚主之制非古也。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凌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悦之叔父荀爽于延熹九年对策陈便宜以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倡之义宜改尚主之制今悦复以为言殆其家门素所商讲者乎。此一首所谓正尚主之制也。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宜于令者。官以其方。各重其尽。则集之于尚书。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书诡常。为善恶则书。言行足以为法式则书。立功事则书。兵戎动众则书。四夷朝献则书。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则书。光武置贵人为三夫人公主大臣拜免则书。福淫祸乱则书。祥瑞灾异则书。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汉时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此一首所谓复内外注记者也。

俗嫌第三

或问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损。曰。何谓也。吉而济。凶而救之谓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谓损。或问曰。时群忌。曰。此天地之数也。非吉凶所生也。东方主生。死者不鲜。西方主杀。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汉时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谓之不祥必有死亡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之类是也。故甲子昧爽。殷灭周兴。咸阳之地。秦亡汉隆。或问五三之位周应也。五三五星三辰元命苞曰。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房者苍神之精。周据而兴。龙虎龙当作尾之会。晋祥也。晋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曰。童谣有之曰。丙之农。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曰。官府设陈。富贵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狱犴若居。有罪者触之。贞良入焉。不受其罚也。或曰。然则日月可废欤。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动静顺焉。顺其阴阳。顺其日辰。顺其度数。内有顺实。外有顺文。文实顺。理也。休征之符。自然应也。故盗泉朝歌。孔墨不由。恶其名者。顺其心也。苟无其实。徼福于忌。斯成难也。或曰。祈请者诚以接神。自然应也。故精以底之。牺牲玉帛以昭祈请。吉朔以通之。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请云祈云。酒膳云乎。

哉。非其礼则或愆。非其请则不应。或问祈请可否。曰。气物应感则可。性命自然则否。应感如土龙致雨之类。或问避疾厄。有诸。曰。夫疾厄。何为者也。非身则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随天。万里不逸。譬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或问人形有相。曰。盖有之焉。夫神气。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贰之于行。参之于时。相成也。亦参相败也。其数众矣。其变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尔。或问神僊之术。曰。诞哉。未之也已矣。圣人弗学。非恶生也。终始运也。短长数也。运数非人力之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侥桂莽。产乎异俗。就有僊人。亦殊类矣。或问有数百岁人乎。曰。力称乌获。乌获秦武王力士捷言羌亥。羌亥疑竖亥之误。勇斯贲育。孟贲齐人能生拔牛角。夏育卫人。圣云仲尼。寿称彭祖。彭祖者殷大夫。姓籛。名鉴。物有俊杰。不可诬也。或问凡寿者必有道。非习之功。曰。夫惟寿。则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则性寿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学必至圣。可以尽性。寿必用道。所以尽命。或曰。人有变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闻也。然则异也。异谓怪异非仙也。男化为女者有矣。死人复生者有矣。献帝兴平六年。越隗男子化为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复活。夫岂人之性哉。气数不存焉。或问曰。养有性乎。曰。养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爱亲爱德。爱力爱神之谓啻。否则不宜。过则不澹。故君子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滞底。昏乱百度则生疾。故喜怒哀乐思虑必得其中。所以养神也。寒暄盈虚消息必得其中。所以养神也。善治气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导引蓄气。历藏内视。过则失中。可以治疾。皆养性之非圣术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虚也。内者以乎外也。气宜宣而遏之。体宜调而矫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养性者。无常术。得其和而已矣。邻脐二寸谓之关。黄庭外景经曰。上有黄庭。下关元。后有幽门。前命门。呼吸庐间入丹田。解云。关元在脐下三寸。元阳之命在其前。悬精如镜。明照一身不休。是道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以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要术。凡阳气生养。阴气消杀。和喜之徒。其气阳也。故养性者。崇其阳而继其阴。阳极则亢。阴结则凝。亢则有悔。凝则有凶。夫物不能为春。天春而生。人则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药者。疗也。所以治疾也。无疾。则勿药可也。肉不胜食气。况于药乎。寒斯热。热则致滞。阴药之用也。唯适其宜。则不为害。若已气平也。则必有伤。唯针火亦如之。故养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节之而已矣。或问仁者寿。何谓也。曰。仁者内不伤性。外不伤物。上不违天。下不违人。处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征不至而休嘉集之。寿之术也。曰。颜冉何。曰。命也。麦不终夏。花不济春。如和气何。言麦虽不踰夏而秀。花虽不越春而荣。其如和气之保合何。虽云其短。长亦在其中矣。或问黄白之俦。曰。傅毅论之当也。燔埴为瓦则可。埴黏土也。烁瓦为铜则不可。以自然验于不然。诡哉。敌犬羊之肉以造马牛。不几矣。不其然欤。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盖发其伪也。有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起于哀平。或曰。杂曰以己杂仲尼乎。以仲尼杂己乎。若彼者。以仲尼杂己而已。然则可谓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诸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

杂言上第四

或问曰。君子曷敦夫学。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学而知之者众矣。悠

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乱，皆学废兴之由，敦之不亦宜乎。君子有三鉴，世人镜鉴，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此君子之三鉴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民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若夫侧景之镜亡鉴矣，但知镜鉴是为无鉴或问致治之要君乎，曰，两立哉，天无独运君无独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训焉，故亡斯须之间而违道矣，昔有上致圣，由教戒，因辅弼，钦顺四邻，故检柙之臣，不虚于侧，礼度之典，不旷于目，先哲之言，不辍于身，非义之道，不宣于心，是邪僻之气，未由入也，缺一字有间缺一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则僻事作，僻事作则正塞，正塞，则公正亦未由入也矣，不任不爱谓之公，惟公是从谓之明，齐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业，由有异焉者矣，妾媵盈宫，非无爱幸也，群臣盈朝，非无亲近也，然外则管仲射己，卫姬色衰，非爱也，任之也，然后知非贤不可任，非智不可从也，夫此之举宏矣哉，膏肓纯白，二竖不生，兹谓心宁，省闷清静，嬖孽不生，兹谓政平，夫膏肓近心而处阨，针之不远，远当作达药之不中，攻之不可，二竖藏焉，是谓笃患，故治身治国者，唯是之畏，或曰，爱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爱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汤祷桑林，邾迁于绎，景祠于旱，可谓爱民矣，曰，何重民而轻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或曰，孟轲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则皆可以为尧舜矣，写尧舜之貌，同尧舜之姓则否，服尧之制，行尧之道则可矣，行之于前，则古之尧舜也，行之于后，则今之尧舜也，或曰，人皆可以为桀纣乎，曰，行桀纣之事，是桀纣也，尧舜桀纣之事，常并存于世，唯人所用而已，杨朱哭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乌足悲哉，中反焉，若夫县度之厄素，举足而已矣，西域传乌秘国西有县度县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去踰为桀纣损益之符，微而显也，赵获二城，临馈而忧，陶朱既富，室妾悲号，此知益为损之为益者也，屈伸之数，隐而昭也，有仍之困，复夏之萌也，鼎雉之异，兴殷之符也，邵宫之难，隆周之应也，会稽之栖，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乱，强燕之征也，此知伸为屈之为伸者也，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有难之难，闇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谓不尽忠直之道邪臣由之，无罪之罪，谓尽道而矫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义，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须也，言无补也，而不尽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识也，言无益也，而不尽忠，必竭其诚，明其道，尽其义，斯已而已矣，不已，则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异无乖，有怨无憾，有屈无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导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宠，以非引上谓之导，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尸，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绌与黜同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下不钳口，上不塞耳，则可有闻矣，有钳之钳，犹可解也，无钳之钳，难矣哉，有塞之塞，犹可除也，无塞之塞，其甚矣夫，无钳之钳无塞之塞献帝之时如此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义申，以义屈，高祖虽能申威于秦项而屈于商山四公，光武能伸于莽而屈于强项令，明帝能申令于天下而屈于钟离尚书，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于郑，是谓不屈，不然，则赵氏不亡，而秦无愆尤，故人主以义申，以

义屈也。喜如春阳。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御也。或曰难行。曰。若高祖听戍卒不怀居。迂万乘不俟终日。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谓难矣。抑情绝欲。不如是。能成功业者鲜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谩而杀之。丙吉之不伐。苏武之执节。可谓难矣。言三臣者以讽操也。或问厉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乐瞑眩以瘳疾。卫武箴戒于朝。勾践悬胆于坐。厉矣哉。言此欲献帝厉志以再振汉业也。宠妻爱妾。幸矣。其为灾也。深矣。灾与幸。同乎。曰。得则庆。否则灾。戚氏不幸不入冢。赵昭仪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废。钩乙不幸不忧殇。非灾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贤。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马皇后伏波将军援之少女邵矣哉。邵高也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闲而民乐遍焉。使籛者揖让百拜。非礼也。忧者弦歌鼓瑟。非乐也。礼者。敬而已矣。乐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妇。处畎亩之中。必礼乐存焉尔。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所以为上也。谀所以自为也。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故在上者。必察夫违顺。审乎所为。慎乎所安。广川王弗察故杀其臣。楚恭王察之而迟。故有遗言。齐宣王其察之矣。故赏鉴者。或问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请问其要。曰。君戒专欲。臣戒专利。患之甚也。缺五字城专译而献珍。非宝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献善。宝之至矣。故明王慎内守。除外寇而重内宝。云从于龙。风从于虎。凤仪于韶。麟集于孔。应也。出于此。应于彼。善则祥。祥则福。否则眚。眚则咎。故君子应之。言善否感应各从其类。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咸甘苦不同。嘉味以济谓之和羹。宫商角征不同。嘉音以章。谓之和声。臧否损益不同。中正以训。谓之和言。趋舍动静不同。雅度以平。谓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则几于丧国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一声。谁能听之。诗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此之谓也。

杂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于尘涂。爱也。衣裳爱焉。而不爱其容止。外矣。容止爱焉。而不爱其言行。未矣。言行爱焉。而不爱其明。浅矣。故君子本神为贵。神和德平而道通。是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贞。二曰达。三曰志。贞以为质。达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于一兹。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检者四。诚其心。正其志。实其事。定其分。心诚则神明应之。况于万民乎。志正则天地顺之。况于万物乎。事实则功立。分定则不淫。曰。才之实也。行可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谓才也本。今之所谓才也未也。然则以行之贵也。无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适楚而北辕者。曰。吾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远矣。遵路而骋。应方而动。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或问圣人所以为贵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为贵。分而行之。以行为贵。舜禹之才而不为邪。甚于缺一字矣。舜禹之仁。虽亡其才。不失为良人哉。或问进谏受谏孰难。曰。后之进谏难也。以受之难故也。后谓后世言臣畏犯颜由君拒谏而然若受谏不难。则进谏斯易矣。主明臣直或问知人自知孰难。曰。自知者。求诸内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诸外而远者也。知人难哉。若极其数也。明。有内以识。有外以暗。或有内以隐有外以显。然则知人自知。人则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较之知人固难而自知为急也。用己者不为异则异矣。君子所恶乎异者三。好生

事也。好生奇也。好变常也。好生事则多端而动众。好生奇则离道而惑俗。好变常则轻法而乱度。故名不贵苟传。行不贵苟难。权为茂矣。其几不若经。辩为美矣。其理不若经。文为显矣。其中不若朴。博为盛矣。其正不若约。莫不为道。知道之体。大之至也。莫不为妙。知神之几。妙之至也。莫不为正。和缺一字之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无諄焉。或问守。曰。圣典而已矣。圣典谓六经若夫百家者。是谓无守。莫不为言。要其至矣。莫不为德。元其奥矣。莫不为道。圣人其宏矣。圣人之道。其中道乎。是为九达。或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以文其奥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谓之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惧。若乃所忧惧则有之。忧己不能成天性也。惧己惑之。忧不能免。天命无惑焉。或问性命。曰。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终生者之谓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尔。君子循其性以辅其命。休斯承。否斯守。无务焉。无怨焉。好宠者。乘天命以骄。好恶者。违天命以滥。故骄则奉之不成。滥则守之不终。好以取怠。恶以取甚。务以取福。恶以成祸。斯惑矣。或问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命相近也。事相远也。则吉凶殊也。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恶。扬雄曰。人之性善恶浑。刘向曰。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曰。问其理。曰。性善则无四凶。性恶则无三仁人。无善恶。文王之教一也。则无周公管蔡。性善情恶。是桀纣无性而尧舜无情也。性善恶皆浑。是上智怀惠而下愚挟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言为然。韩子三品之说有类于此或曰。仁义性也。好恶情也。仁义常善而好恶或有恶。故有情恶也。曰。不然。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仁义者。善之诚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恶者。善恶未有所分也。何。其有恶。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故人人当作神有情。由气之有形也。善有白黑。神有善恶。形与白黑偕。情与善恶偕。即刘向性情相应之说故气黑非形之咎。情恶非情之罪也。或曰。人之于利。见而好之。能以仁义为节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则情独行为恶矣。曰。不然。是善恶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如此。嗜酒嗜肉。肉胜则食焉。酒胜则饮焉。此二者相与争。胜者行矣。行谓饮食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于此。好利好义。义胜则义取焉。利胜则利取焉。此二者相与争。胜者行矣。行谓取义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义也。其可兼者。则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则只取重焉。若苟只好而已。虽可兼取当有阙文矣。若二好均平。无分轻重。则一俯一仰。乍进乍退。相持不定或曰。请折于经。曰。易称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是言万物各有性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是言情者。应感而动者也。昆虫草木。皆有性焉。不尽善也。天地圣人。皆称情焉。不主恶也。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情见乎辞。是称情也。言不尽意。是称意也。中心好之。是称心也。以制其志。是称志也。惟所宜。各称其名而已。情何主恶之有。故曰。必也正名。或曰。善恶皆性也。则法教何施。曰。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恶交争。于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恶。得施之九品。从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数。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则法教之于化民也。几尽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为乱亦如之。或曰。法教得则治。法教失则乱。若

无得无失 纵民之情 则治乱其中乎 曰 凡阳性升 阴性降 升难而降易 善 阳也 恶 阴也 故善难而恶易 纵民之情 使自由之 则降于下者多矣 曰 中焉在 曰 法教不纯 有得有失 则治乱其中矣 纯德无慝 其上善也 伏而不动 其次也 动而不行 行而不远 远而能复 又其次也 其下者 远而不近也 凡此 皆人性也 制之者则心也 动而抑之 行而止之 与上同性也 行而弗止 远而弗近 与下同终也 君子嘉仁而不责惠 尊礼而不责意 贵德而不责怨 其责也先己 而行也先人 淫惠 曲意 私怨 此三者 实枉贞道 乱大德 然成败得失 莫匪由之 救病不给 其竟奚暇于道德哉 此之谓末俗 故君子有常交 曰义也 有常誓 曰信也 交而后亲 誓而后故 狭矣 太上不异古今 其次不异海内 同天下之志者 其盛德乎 大人之志 不可见也 浩然而同于道 众人之志 不可掩也 察然而流于俗 同于道 故不与俗浮 或曰 修行者 不为人耻诸神明 其至也乎 曰 未也 有耻者本也 耻诸神明 其次也 耻诸人 外矣 夫唯外 则慝积于内矣 故君子审乎自耻 或曰 耻者 其志者乎 曰 未也 夫志者 自由人 何耻之有 赴谷必坠 失水必溺 人见之也 赴 必陷 失道必沈 人不见之也 不察之 故君子慎乎所不察 不闻大论则志不宏 不听至言则心不固 思唐虞于上世 瞻仲尼于中古 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 想伯夷于首阳 省四皓于商山 而知夫秽志者之足耻也 存张骞于西极 念苏武于朔垂 而知怀间室者之足鄙也 推斯类也 无所不至矣 德比于上 欲比于下 德比于上 故知耻 欲比于下 故知足 耻而知之 则圣贤其可几 知足而已 则固陋其可安也 贤圣斯几 况其为慝乎 固陋斯安 况其为侈乎 是谓有检 纯乎纯哉 其上也 其次得概而已矣 莫匪概也 得其概 苟无邪 斯可矣 君子四省其身 怒不乱德 喜不缺一字义也

识

右荀悦申鉴五卷 悦字仲豫 颍川人 荀氏八龙俭之子也 汉书本传云 悦好著述 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 迁黄门侍郎 累迁侍中 时政移曹氏 天子恭己而已 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 乃作申鉴五篇 其所论辨 通见政体 书奏 帝览而善之 又以班固汉书 文繁难省 令悦依左氏传体 为汉纪三十篇 辞约事详 论辨多美 二书并行于世 顾汉纪自宋祥符后 凡四五钁板 国朝襄平蒋氏 复与袁宏后汉纪合刻以广其传 而此书独少传本 前明正统时 吴郡黄勉之始为训释 复赖何氏采入汉魏丛书 而后不至与桓谭新论 仲长统昌言等书 同归乌有也 近抱经堂群书拾补内申鉴一则 乃合程氏何氏黄氏三本参校 要之诸本俱无甚脱误 卢氏多据他书 及己意修改 于此书亦未必无小补云 汝上王谟识

